

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作家

亦舒
- 作品 -
31

你所没有的，你不会怀念。我所失去的，并不是我最珍惜的。



胭脂



亦舒

— 作品 —

31

胭脂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胭脂 / (加) 亦舒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404-8548-1

I. ①胭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3821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© 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小说

YANZHI

胭脂

作 者: [加] 亦舒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毛闽峰 赵 萌 李 娜 刘 霁

策划编辑: 李 颖 张丛丛 杨 祎 雷清清

文案编辑: 王 静

营销编辑: 杨 帆 周怡文 刘 珣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75mm × 1120mm 1/32

字 数: 165 千字

印 张: 95

版 次: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548-1

定 价: 45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胭脂

目录

壹	_1
贰	_49
叁	_99
肆	_145
伍	_195
陆	_245

胭脂

壹·

许久许久之前，我已领悟到生命的奇妙。
为了这个原因，我尊重我母亲。

每个人都有母亲。没有母亲，就没有我们。

我有母亲，自然，同时我亦是别人的母亲。

许久许久之前，我已领悟到生命的奇妙。

为了这个原因，我尊重我母亲。

至于我爱母亲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

我母亲与别人的母亲有点不一样。

她很年轻。

通常来说，一个三十四岁的中年妇人的母亲，应该穿着灰色丝旗袍，梳个髻，一脸慈祥的皱纹，一开口便“孩子呀，娘是为你好……”，闲时弄了粥饭面点，逼着女儿吃下去。

我母亲却不是这样的，母亲只比我大十七岁。

或许你会说，呵，一个五十一岁的女人也就是老女人了，但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我母亲的缘故。

但凡见过她的人，都不相信一个女人可以保养得那么好，风姿绰约，比起她的女儿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事实上，我的女儿、十七岁的陶陶，常常说：“我情愿外婆做我的母亲，她长得美，打扮时髦，而且思想开通。”

母亲长得美，是因为她的母亲、我的外婆，是一个美女。她得了她的遗传，轮到我，就没有那么幸运，我长得像我爹。而陶陶，她得天独厚，我母亲、她外婆的一切优点，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。

我是最不幸的夹心阶层，成为美女的女儿，以及美女的母亲，但我本身，长得并不太美。

我有一位仍然穿猿裤子的母亲，与正在穿三个骨牛仔裤的女儿，我无所适从，只得做了一大堆旗袍穿。

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比母亲还老。

亲友都说：“之俊同她母亲，看上去像是两姐妹。”

他们又说：“陶陶同她母亲看上去也像两姐妹。”

这时候母亲会啐他们：“发神经，再说下去，外婆同外孙女都快变成两姐妹了！”

连命运都是遗传性的。

每隔十七年，我们家便有一个女儿出生，还有什么话好说。

三个女人并不在一起住。

母亲同老女佣一姐住老房子，相依为命。一姐是她自一九五〇年以六十元港币雇下的顺德籍女佣。

我自己在一层中级公寓。

陶陶住学校宿舍，假日周末两边走。

说到这里，应该有人发觉我们生活中好似欠缺了什么。

男人。

我的父亲呢？陶陶的外公在什么地方？

父亲很早便与母亲分开，另娶了一位广东妇女，再养了两个儿子，与陶陶差不多年纪。

他们之间的故事，犹如一列出了轨的火车，又长又悲。

我的母亲很特别，不见得每个老女人都有一段情，但她有许多过去，铺张地说出来，也许就是一篇张爱玲式的小说。

陆陆续续，在她的申诉与抱怨中，一点点积聚，我获得资料，了解她生命中的遗憾与不如意。

都是为了男人。

男人不与我们住，不代表我们不受男人的困扰。

陶陶的父亲，也已与我分开良久良久。

我们的家，此刻似个女儿国，无限的惆怅，多说无益。

不过陶陶是我们生活中的光辉。

从没有后悔把她生下来。

从小她就是个可人儿，住在外婆家，由一姐把她带大。

一姐本来要辞工，两只手摇得似拨浪鼓，说受够了我小时候的急脾气，这下子她也老了，不能起早落夜地带小娃娃。但是孩子一抱到她面前，她就软化了。

陶陶出生时小得可怜，才二公斤左右，粉红色，整张脸褪着皮，额角头上的皱纹比小沙皮狗还多几层，微弱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来，又没有头发，丑得离奇。

我哭个不停，我以为初生婴儿都像小安琪儿，滚胖的面孔，藕般一截截雪白的手臂，谁晓得经过莫大的痛苦后，生下一只似小老鼠的家伙。

我根本不愿意去碰陶陶，很久也没有替她取名字。

这个名字是叶伯伯取的。

叶伯伯是谁？慢慢你会知道的。

叶伯伯说：“‘陶’，快乐的样子，瓦器与瓷器的统称，造就人才，修养品格谓之陶冶，这是个好字，她又是女婴，叫陶陶吧。”

陶陶就是这样成为陶陶的。

母亲升级做外婆，非常受震荡，她困惑地说：“别的女人轻易可以瞒岁数，我却不能，外孙女都出世了，真是命苦。”

命苦是真的，因为不能瞒岁数而呻命苦是假的。

因为婴儿实在丑与可怜，大家都爱她。

一晃眼便十七年。

有很多事不想故意去记得它，怕悔恨太多，但陶陶一直给这个家带来快乐欢笑。

最令人惊奇的，是陶陶越来越漂亮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宝石。

母亲喜欢说：“一看就知道她是上海人，皮子雪白。”

她痛恨广东人，因为父亲另娶了广东女人。

其实现在已经不流行了。

现在作兴痛恨台湾女人。

所以母亲外表最时髦，内心仍然是古旧过时的，像一间装修得非常合时的老房子，她此刻住的房子。

房子还是外公的钱买的。她自父亲那里，除了一颗破碎的心，什么也没得到。

她老是说：“咱们家的女人，没有本事。”

我总寄希望于将来：“看陶陶的了。”

这一日是周末，母亲与女儿都在我家。

我极度不开心，因为陶陶的男朋友不合我意。

他是个十八九岁的西洋人，不知混着什么血统，许是葡萄牙，许是英国，眼睛黄黄的，阴沉得不得了，身板高大，颇会得玩，最讨厌的还数他的职业，竟是个男模特儿。

陶陶与他走了一段日子，最近打算与他到菲律宾旅行。

我极力反对。

陶陶举起双手笑。

“我投降，凡是母亲都要反对这种事，你也不能例外？妈妈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即使我同乔其奥在一起，我仍然爱你。”

“我不喜欢那男子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不必喜欢他，我喜欢就行了。”

我很不开心，默默坐下。

陶陶的外婆幸灾乐祸：“你现在知道烦恼了吧，之后，

那时我劝你，也费过一大把劲，结果如何？”

“母亲，”我说，“在我教导陶陶的时候，你别插嘴好不好？”

母亲耸耸肩：“好，好，天下只有你有女儿。”她转身回厨房去看那锅汤。

陶陶过来蹲在我身边。

我看着她那张如苹果一般芬芳可爱的面孔，她梳着流行的长发，前刘海剪得短短，有几丝斜斜搭在她眼前，眼角尽是笑意。

“陶陶，”我知道这不公平，但我还是忍心把大帽子压下去，“你是我的一切。”

“胡说。”陶陶笑，“你还年轻，你还在上学，你有事业，你有朋友，你应该再物色对象结婚，什么你只有我？你还有许许多多。”

我如泄气的皮球，如今的年轻人真是精明。

“那么当是做件好事，陶陶，不要跟那个人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问，“只为你不喜欢他？”

母亲的声音来了：“之俊，你过来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我走进厨房。

母亲推上门：“你这个人，你非得把陶陶逼到他怀里去不可？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他们正情投意合，你的话她哪里听得进去，翻了脸她走投无路还不是只得跟了那乔其奥跑，你真糊涂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当然只好随得她去，听其自然。”

“不行，”我说，“她是我女儿。”

“不行也得行，你何尝不是我的女儿，你想想，你若依了我的老路走，她就会蹈你覆辙。”母亲说。

我闭上双目。

陶陶敲门：“外婆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

母亲换上笑脸：“我想照外国人规矩，陶陶，别叫我外婆，太难听，叫英文名字算了。”

陶陶推门进来：“好了好了，妈妈，如果你真的为了这件事不高兴，我不去就是了。”

母亲白我一眼，不出声。

陶陶有点兴致索然：“我此刻就同他去说。”

母亲叮嘱她：“记得回来吃饭。”

陶陶一阵风似的出门。

我喃喃说：“青春就是青春，六块半一件的男装汗衫，都有本事穿得那么漂亮。”

“你小时候也一样呀。”母亲捧杯咖啡在我对面坐下，“连我小时候亦何尝不如此。上海梵皇渡兆丰公园入场要门券，在出口碰到的男人，为了多看我一眼，还不是重新买票入场跟着多跑一转。”

我笑：“怕是你往自己脸上贴金吧，这故事我听过多次了。”

母亲冷笑一声：“嘿！我哄你干什么？”

我喝口咖啡：“以壮声色。”

“之俊，你少理陶陶的事，她比你小时候有分寸得多。”

我瞪大眼睛：“我怕她行差踏错。”

“得了，时势不一样了，现在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可以视为一种经历，你理她呢！你是她母亲，反正你得永远支持她。”

我问：“在我小时候，为什么你没有此刻这么明理？”

她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因为当时我是你的母亲。”

我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随她去吧，稍过一阵，陶陶便会发觉乔其奥的不足。”

“乔其奥，活脱儿是男妓的名字。”

“之俊，你别过火好不好？”母亲劝说。

我长长叹口气。

母亲改变话题：“最近生意如何？”

“当然非常清淡，如今破产管理局生意最好。”

“你也赚过一点。那一阵子真的忙得连吃饭工夫都匀不出来。”

“都是叶伯伯的功劳。”

“难得他相信你，做了保人，把整幢写字楼交给你装修。”

我用手撑着头：“还找了建筑师来替我撑腰……他一直说他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。”

母亲点着一支烟，吸一口，不出声。

我为自己添杯黑咖啡，笑说：“其实我差点成为他的女儿，世事最奇妙，当时如果你跟叶伯伯先一年来香港，就好了。”

母亲喷出一股香烟：“是你外婆呀，同我说‘你前脚出去跟叶成秋，我后脚跳楼’，叫我嫁杨元章。嘿，你看，我

自己挑的人好呢，还是她挑的人好？所以，你对陶陶，不必太过限制。”

“但那个乔其奥，叫我拿性命财产来担保，我都说他不像是有出息的样子。”我愤慨地说。

“你外婆当年也这么数落叶成秋。”母亲说，“跟你说时势不一样了。你瞧瞧近年来走红的喜剧小生，就明白了。”

我被她说得笑了起来。

“你怎么不为你自己着想呢？找个对象，还来得及。”

“这个说法已不合时宜。”

“你总得有人照顾。”

“你应该比我更知道，不是每个男人都似叶成秋。”

弄得不好，女人照顾男人一辈子，肯被女人照顾而又心怀感激的，已算是好男人。有些男人一边靠女人一边还心有不甘，非常难养。

我说：“我帮你洗杯子。”

“明天你父亲生日，”母亲说，“你同陶陶去一趟。”

我说：“陶陶不必去了，她一去关系就复杂。”

“你父亲顶喜欢陶陶。他对我不好，对你仍然是不错的。”母亲说。

这是真的。

当年他已经很拮据，但仍然拿钱出来资助我开店。

我犹豫。

“他喜欢吃鲜的东西，你看看有啥上市的水果，替他买一点去。还有，酒呢，要好一点的威士忌，白兰地他讲是广东人吃的，讨了广东老婆，仍不能入乡随俗，算什么好汉！”

母亲的口气，一半怨，一半恨，仍带着太多的感情。在这方面，我比她爽快得多了。

我这辈子只打算记得两个人的生日：自己的，与陶陶的。

待我收拾好杯子出来，母亲不知沉湎在什么回忆中。

我拍拍她的手：“你若戒了烟，皮肤还可以好一点。”

“好得过你爹？上次看到他，他可比电视上头戴水手帽子充后生的中生要登样得多。”

父亲是那个样子，永恒的圣约翰大学一年级学生。天塌下来，时代变了，地下铁路早通了车，快餐店里挤满吃汉堡包的人，他仍然是老样子，头发蜡得精光锃亮，西装笔挺，用名贵手帕，皮鞋擦得一尘不染，夏天规定要吃冷